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薤琳琅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十二

明都穆撰

唐嵩岳少林寺碑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正平縣開

國子裴灌文并書

原夫星垂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

缺一字

宮神跡蘊

三靈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劫籠羣有以

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慧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鴈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大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緱山北踣巨宛洛之天門潁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玄粹惠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緇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

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廼於寺西臺造舍利塔
塔後造翻經堂香水成塗金繩為約苦心精力俾夜作
晝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來金口之說連雲可庇
西緣長澗夾松柏之蕭森北拒深崖覆筠篁之冥密煙
花濃靄暝下天香泉籟清音曉傳空樂跋陀息心茲地
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寤寐之際若有神人致
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聞漢
使之談浮于泗濱徒入夏王之貢管絃風夜合清響於

中天鐘梵霜晨諧妙音於上劫時有三藏法師勒那邏
譯經論遊集刹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不
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捐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

缺一字

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
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像及天尊象廼於兩
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為名其洛中陟岵即
此寺也隨高祖受禪正朔既改徽號已殊惟此寺名特
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歸

依者衆其栢谷屯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真俗此寺為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巋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栢谷墅羣峯合沓深谷逶迤複磴緣雲俯窺龍界高頂拂日傍臨鳥道居晉成塢在齊為郡王充潛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立峯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應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掃長蛇荐食之

患拯生人塗炭之災太宗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
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暍之所往
辯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偽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
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
教兼承寵錫賜地四十頃水碓一具即栢谷莊是也迨
海宇既平憲章云始僞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善護洞曉
二門遠諶三行詣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
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瑞見璿圖肇

啟初欲呈祥寶殿纔興遽聞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
鴻業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敬咸亨中乘輿戾止
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幡象及施物永淳中御札
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顧鶴電搏遊龍神草競
秀於椒塗雲泉迴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疊
分輝似懸秋露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為先聖造功
德垂拱中有冬竹抽笋塔院後復有藤生證聖中中使
送錢於藤生處脩理階陛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脩

造自爾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陀疏置業造神微皇家
尊崇事光幽秘珍符荐臻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累
聖屬心每頌渥澤王言宸翰既疊暎於鷄峯寶像珠幢
亦交馳於龍壑皇上睿圖廣運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
清繹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構之跡御書碑額
七字十一年冬爰降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鐫勒梵
天宮殿懸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煙雲之氣色漢元
魏武徒街奇於篆素鍾繇蔡邕虛致美於絃簡日者明

勅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
聖光錫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羣仙是宅邁羅
閱之金峯上德居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衆不入官
收曾是國土崇絕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刹
矣高僧跋陁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禪師
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
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
寄弟子慧可禪師等玄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象中寺

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廿人惠遠
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之後有明遵慈雲
玄素智勤律師虛求一義洞真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
如為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竒拔遠契玄
蹤文翰煥然宗塗易曉景龍中勅中岳少林寺置大德
十人數內有闕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聯
華林遠接武星霜殆周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
寺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遊息禪林德瑩神珠戒成甘

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道

缺一字

茲為勝殿二室迴

合八谷潺湲地西貝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俯暎喬林
金刹寶鈴上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彼皇家之福應如
此天長地久不傳忉利之宮劫盡塵微孰記鐵圍之會
精求貞石博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或頌金仙之德聿
宣了義遠喻真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櫃昏迷莫曉淨
根將墜樂於葢纏若安夢寐承哉大聖降跡閻浮潛迴

寶軸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降柔紺宮西闕白馬東
流迷因慢生悟為信起玉剎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
清泉妙水靜惟真相湛然攸止巖巖嵩嶺河洛巨鎮下
屬九溪上千千仞天磴重阻仙都清峻式創招提是資
誘進婉彼上德載誕耆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
敬恩錫仍加經營宴室迥出雲霞中岳北趾嵩高西麓
斜界玉池洞開栢谷紆餘崗澗連延水木鬱起旗檀云
誰卜築吾師苦行清脩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堂金界

繩直椒塗水香散花有地棲禪得方解空應真默識開
士乘盃遊集振錫戾止翻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
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隋劫火遞起魔風競吹法
身咸翳淨國同隳或聞興復詎振崩離神堯應期撥亂
反正皇矣覺力大弘福慶式遏醜徒聿扶興聖累降恩
旨兼敷錫命高宗時豫先后卜征亟迴雕輦屢倚虹旌
巖題玉札地振金聲珍符荐至在物斯呈我皇龍興有
典咸秩懿茲上界式儲神筆雲搖大圍鸞迴少室草垂

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每候能仁跋陀降德稠公有
隣厥後真侶更傳了因辯才高行無替清塵倬焉梵衆
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蘅杜淨踰冰雪遠
締津梁無非苦節潁上靈岳山間寶殿秀出梵天孤標
神縣芥城可謁桑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遍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

右唐嵩岳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淮撰并正書少
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

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於尊也予
正德癸酉嘗遊嵩岳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
雪堂相傳昔達磨之徒慧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
去此即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磨洞洞有石達磨
面之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異達磨為釋氏西來
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
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蓋太宗為秦王時寺之僧禽
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

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予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予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塔碑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

聖善寺沙門勤

缺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凝而不生湛爾常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

缺字

沙界無量國

土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

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翦虢州恒農
縣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內
典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水峻其苦節泛如
也時不能知常以為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
五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
歸根以復於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舅
氏掾于高平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王立凡石不可喻其
炯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

缺一副乎

夙心無何習禪決於龐瑄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真貫理
照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既淨色身亦如始
知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
非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
巖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夫如是孰
能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粵開元十
有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晦黃
於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涸吾法海空世

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茶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
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丕發不
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燈
然千萬燈乎彼上人者巍然倬立以定慧為藏以涅槃
為山圓通於不注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適
去順也今則終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則
物換况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歿而不
紀是斲于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紛彼識浪汨
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清作大鑒王為大禪伯岳立
松古蓮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颯空雲山忽
曠色身謝芳法體存金界慘芳鐵圍昏噫我所留者唯
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右唐少林寺靈運禪師碑試大理評事崔琪撰會善
寺沙門行書而缺其名予向遊少林愛其中碑刺時

值大雪命人搨之此其一也或謂予好奇之過而不
知予之所得抑亦多矣

少林寺戒壇銘

井序

三藏法師義淨製

粵以長安四年歲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綱維寺主義

獎上

缺一字

智寶都維那大舉法濟禪師及徒衆

缺一字

以

少林山寺重結戒壇欲令受戒懺儀共遵其處遂乃遠

之都下屈諸大德慇懃致

缺一字

延就山門是時我老苾

翦義淨及護律師瑳禪師思禪師恂禪師暉律師恪律

師威律師等既至寺所解舊結新僉議此邊

缺一字

為小

界標相永定莫無疑惑于時護鵠珍之

缺一字

士無名自

來

缺一字

草結之英賢不期而會數逾一日行道三旬共

繫頸珠俱修

缺一字

足誠五濁之希有慕四依之住持虛

往實歸紹隆無替庶乎

缺一字

田屢改長存立石之基砂

界時遷無爽布金之地恐田成碧海嶺變青川迷此結

辰乃為銘曰

羯磨法在聖教不淪式傳金口是敬是遵目觀西域杖

錫東

字缺一

觀盛事而隨喜聊刊紀乎斯文

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立南館學生張傑書

金瓶梅詞話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十三

明 都穆 撰

幽州昭仁寺碑

守諫議大夫騎都尉臣朱子奢奉勅撰

大哉乾元寒暑違而成歲赫矣上聖禪代乖而為道斯則淳源既往弧矢開戡翦之利天下為公揖讓盛皇王之業是知聖無自我不背時以成務仁惟濟物乃當流

而義行豈好異哉蓋因世而已矣若乃執契提象繼天
理物張八極叶五緯坐玄扈遊翠闕受昭華而錫天佩
觀滎河而巡溫洛補石於媯皇之世奠山於文命之初
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寅丑順天地而財成奄寓縣
而光宅斯固神宗與汜水一致文祖將海野同歸者也
隨政悖道區夏殲潰星亡日闕天瘡地反馭朽無秋駕
之術履薄罕春冰之懼竭人力於醉飽輕神器於弈碁
玉杯非藜藿之用金柱乃驕淫之靡旌蹕遍天下馳道

窮華裒暴師韓藏宿兵遼碣貪石田之地忘金鏡之寶
駿騶之乘驚燕山而不息龜鼉之梁泛蒼波其無已五
岳維塵三川咸震大盜負其扁鐳長鯨衝其漏網介冑
不能匡其禍衣冠無以靖其亂伊尹去而夏亡辛甲奔
而殷滅人怨神怒衆叛親離觸瑟無漢臣之忠夢騷成
秦宮之酷於是九畿幅裂竊名假號四方圍視蜂飛蝟
結赤眉起劉縀之衆白梃奮陳吳之兵徇趙北而圖王
反淮南而稱帝鉤爪鋸牙遞相吞滅茫茫禹迹溝壑無

歸蒼蒼彼天何其罔極若乃崇替相襲天地恒其道靈
既所歸三五更其運是以秦人弛御豐沛膺赤帝之符
夏道云哀景毫得白狼之瑞殷憂啟聖必將有主撲原
靜海上玄有屬我皇帝受之皇帝兆出震之靈稟樞電
之精開日月之明審正氣之貞潛德而隱凝玄姑射之
側感而遂通應迹廟堂之上乘龍之夢夙符於神道斷
鼉之心早發於靈鑒蘊風雲於藏用納宇宙於胸懷濡
足授手救焚是急於是御太乙挹勺陳驅天駟迴地軸

乾行岳止雷驚麟震得兵鈴於玄教吞戎韜於黃石龍

飛晉水鳳翥河干命蒼

闕

以泛流麾烏旗以長邁以仁

為本扶義而西傳檄百城轉關千里戰無交兵之虜攻

無湯池之固望鳳墟而一息登灞上而迴首觀釁而動

俟天休命壺漿溢陌厥篚盈塗鬼神叶贊華夷載佇縲

秦嬰於枳道拜殷士於商

闕

旌臺之珠畢散於邦國諸

侯之玉不留於服御眷言兆庶企景來蘓薛舉往因天

隙偷安隴坻藉九州之險成五幡之暴推鋒東嚮結壘

西夏同惡如市轉相煽合帶州連郡豺虺為羣無竇融
之先覺有隗跽之迷謬遊魂放命豕突豳梁雖大風之
作梗青丘有苗之稱亂丹浦均強比逆異代同年豈不
以道喪鵠居讓王義隱時惟龍戰爭帝理開者乎是以
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七征闕暴壽華之澤戮凶絕
轡之野非文德之可綏乃雄略之攸震天子躬御武節
親總元戎灑沉災而括地象正斗極而清天步倚長劍
以肅威佇中區以傍矚運投水轉規之智蓄禮樂慈愛

之兵韜百戰百勝之謀總天關天梁之術驅駕韓白鞭
擊雷電命招搖以啟行詔參伐以前掃殉義之士聽鼓
鼙而竊誓蹈恩之衆望旌節而張膽呼吸則河海沸盪
指麾則崑岱掎拔聖上順天道好生之德體周王掩骼
之仁將欲克亂在權善師非戰兵交使在弘其自革而
茅旌不建輿櫬莫從告捨既違行迷遂往吠堯之犬終
成桀用刺由之客俱為跖徒鳥喙獸窮來犯鋒刃比角
為城池之固召雨恣屈強之力非折箠之可答豈亭長

之攸制于時攝提在歲黃鍾紀月義勇同奮賁育爭先
下神兵於九天決叡圖於萬里逆順斯懸轟然大潰僵
尸蔽莽委甲成山擁秦湮而不流投過澗而自滿焚策
掃窟野無遺闕正傾旻於西北紐缺地於東南卷氛侵
於辰象反光華於日月九伐已施載橐於武庫五兵罷
用偃伯於靈臺分禱旆於應畢誓山河於將率帝圖咸
舉邦政斯澄革汚俗於維新正王風於舊物鼓之以道
德懷之以仁義春雨以潤之秋陽以暴之解罔深湯帝

之慈焚書下漢王之詔布以新政刑用輕典四海之內
靡然向風八荒之表奔走無數却塞蹄林之北開郡銅
柱之南苑蔥山而池鹽澤踰槃水而跨熱阪鄆生環海
自入提封方朔炎洲同歸王會豈止菌鶴短獨西鵲東
鰈之貢而已哉若夫至人忘已義期拯物黃屋非汾水
之榮玄珪豈具茨之貴聖道運而不積神功為而莫宰
雖復大橫固祉長發啟祥猶且置璽陳謙避河為讓道
外天下情遺尊極而巖廊餘事人神之望難拒符命儻

來歷數之期安避仰追上玄之心俯順域中之請然後
履乘石握神珠開黃玉之圖臨紫宸之位冠百王而稱
首與三代而同風巍巍乎蕩蕩乎卑不可名也於是衢
室闔扉賓門啟路延攬英彥鑒昧幽仄用人不偏於世
族得賢無棄於農瑣故非熊非鵬致光景之佐為舟為
楫獲營求之士等五臣之亮采同六相之訏謨崇臺非
一木之枝珍裘乃千金之麗濟濟多士皇家以寧重以
制禮作樂移風也勝殘去殺刑措也藏金舜嶺菲膳堯

宮雉表非先王之服寶馬豈鸞旗之用運玄覽以照物
推赤心以期下萬方罪已軫推溝之慮百姓為心順天
從之欲若乃上嗣重光之美元良萬國棣華璿萼之宗
本支百世咸幼陶慈訓言提自昔奉審喻於宸極得樂
善於軒殿非藉保傅之勤寧因師友之力踰啟誦而高
視越郇韓而上征既而休氣和年祥風薦祉威鳳為寶
麟趾遊郊若煙非煙浮曉空而下映似月非月麗宵天
而成象禎不絕書靈無遁迹猗與偉與事高圖史至於

登輿下輦省方巡岳應感必彰形言彌著道盛金奏美
盈玉簡叶歡思於泉涌諧神功於日用陋栢梁之詞掩
南風之曲聖作物覩永貽千載者焉抑又聞之羲農遐
邈軒頊悠緬絕傳信於故老非取接於聞見百世可知
斯言殆息七代更立求之豈易今之視昔遙然未覩將
何以分素青於三后辨天地於九皇遂能歷選列辟詳
觀羣帝得茂實於千古驗英聲於萬葉斯道何哉將由
孔丘登岱紀金繩者七十管仲對齊陳玉檢者十二亦

有漢廊帝圖魏開王業樹豐碑於泗水謨貞石於繁昌
莫不垂鴻名騰顯號播休風於六儋歌盛德於九韶與
天壤而無窮懸貞明而可久刊勒之美不其懋與然則
事止寰中道

字闕二

外未辨西方之聖莫知東被之法求

真之理我則未聞雖御辯崆峒非趨涅槃之所乘雲谷
口寧遊波若之門莫不同陟耶山俱沉業浪生死無際
苦集相因詎照重昏之日誰翦稠林之樹比夫真如寶
相解脫妙津道王三千功彌百億何異吹劍首於雷門

策蚊睫於鵬運者哉是知伊蘭無實有為終假漂溺四
流遄迴九結踐畏塗而卒歲超捷徑其長往大夢無曉
可為歎息粵若能仁深弘慈獎雖寂泊為道無來無去
乘機誘發垣墮必追住一子地開方便門翔八正道示
如來藏飄香風於有頂洒甘露於無邊慧炬明而幽夜
朗法橋構而馮河息但為仁由已履道自衷表立影從
因果非外今我所以仰勝緣於十號紀武功於七德真
俗二諦兼而兩之皇上昔居因地早弘誓力應迹忍土

負荷羣生屬憂火燎原稽天方割颶林無自靜之水震
海豈澄源之水東戲西翦南征北怨旄鉞所次酣戰茲
邦君輕散千金之賞士重酬九死之命莫不競凌鋒鏑
爭赴水火雖制勝之道允歸上畧而兵凶戰危時或殞
喪褰裳不顧結纓荒野忠為令德沒有餘雄同艱難於
昔晨異歡泰於茲日有懷亮烈用切旒扈仍於戰地爰
構神居變穢土於寶城開蓮花於火宅高峰罷昭慈燈
載朗戴旌輟警勝幡斯立拔無明於棘林凜焦熱於渴

井盡諸有結永除苦際雖復去順效逆同歸各徒中涓
賴從寔惟義重而上忍所被旃檀與利刀兼忘大慈所
覃怨賊將義夫齊指俱潤法雨同乘大轅迴向菩提無
上平等爾乃仰圖景宿東井躔其分野下料物土西河
限其封域琬戈是錫尸臣啟邦之所函館斯開公劉建
都之地梁山南枕甘泉東指面雕雲之鬱蓊想玉樹之
青蔥沃野千里平原超忽先王之桑梓西州之都會於
是詔司空相原隰四備如砥八道傍通考極星之曜測

土圭之景選杞梓於南郢徵琬琰於西崑匠石奮斤公
輸審墨高門洞啟層甍有亢藻井瞰烟霞之路步櫚拖
虹蜺之色徘徊珠柱陸離璇題春牖前臨秋窓左闢月
殿含影金波上而相照日宮吐曜羲和沉而猶朗何止
四柱成臺高多羅之樹五王立寺臨伽尸之水信足上
圖駕御傍擬醍醐望鷺山而非遠想鷄林而可即法徒
萃止應供來遊咸珠戒無缺威儀莫犯杖錫四禪之林
攝褰三朗之路有寶所焉有名僧焉至矣哉伽藍之為

盛也雖復高天已燼大海成田我皇基與淨刹終永永
而常傳其詞曰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苦流方割憂火炎崗俱迷津濟莫
導舟航長夜無曉非徒未央於昭十號四生是愍道王
大千智周上忍慧刀已裂化城斯引教有殊塗乘無異
軫甘露朝洒慈雲夕布品物以亨羣迷式悟捷徑坦道
耶山啟路不有善權誰澄惡趣炎行弛德廢道毀常王
弩驚燄金宿騰芒俯震瀛壑仰紊乾綱九野鯨奮八極

鳴張亂離瘼矣孰濟生靈黃星表曜赤伏開禎大君應
歷粵御神兵乃聖乃武如雷如霆於鑠王旅除凶靖暴
關右長驅唐郊大號壤裂逋醜家離浞臯刷野屠祆空
山剿盜見危殞轡懷忠死綏驚燐宵遠窮魂夜飛我有
慈被深仁莫違建斯淨域永樹歸依歸依伊何俱消五
縛淨域伊何同升妙覺架漢開宇憑霞竦閣朱麗瓊丹
地嚴金籙鷺山非遠雞林可求七寶低樹八解疏流瑞
蓮開曉天花不秋戒定攸息應供來遊凡厥慈衆俱弘

上善稠林以闢愛枝爰翦九結氷泮四禪自緬彼岸可
歸法輪恒轉金剛不壞瘡保惟長慧室長湛皇基載昌
僧祇可筭恒沙易量悠哉天歷永配無疆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撰歐陽
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氏名金石錄嘗載其目
亦不言為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畧以為虞永興書
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與此不類而金
石畧乃謂出於虞公當必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

八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予以使事道邠得搨其本字畫完好若初刺者真可寶也朱公予鄉先生唐史有傳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此耳

金瓶梅詞話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十四

明 都穆 撰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

碑銘 并序

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勅

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侍書學士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
公其是乎不然何實暴如風振濟葉戴君若鼇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
徙京兆曾祖嵩皇岷州刺史贈澤州刺史祖思恭皇兆
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
節度經畧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

好學學不為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梁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灑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以狀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畧屬裔夷中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缺一字謀為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

爵在第一品為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四面都遊奕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軍兵馬使屬羗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其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

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
城抵照通邑其推鋒衄銳皆先羣帥而寘力焉遙拜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
守西向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
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
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
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
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蔡壘

調食制用先發我師指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

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

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畧相從公介巨缺之

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

缺一字

法

缺一字

號令肅嚴蒐補十

旬指揮一舉乘墉壑如通道碧泉鏡以清

缺一字

宮而九

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鑾輅爰歸

廓氛稔為祥歲攄憂情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

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
凶孽甫寧邊帥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
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
改封西平郡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主
政和藩師始至而生執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
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
寵渥已極宜從容順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
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

則言咈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門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戢兵安人之德可謂深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法賻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辨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

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延于
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
雄鎮三為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總故太子中允
贈兵部郎中曰慤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
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
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
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
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

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愬右羽林軍將軍曰愬嵐州刺史
並地勢更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披文於渭川矣公之風度則詔
命圖形於雲臺矣惟大其丘隴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
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
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于梁州顧謂太師汝

才汝畧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
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墻垣手搏足跡如衝如
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盪妖昏我師莅止
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飾駕言旋鴻
烈曜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
若厲俾侯于岐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職攸宜嶽降帝
賚矢言詭辭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
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厚穹遄歸垂裕流光用

延恩陣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
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
從宣我祖之丕業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德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右唐西平郡王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權正書晟在
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碑不
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
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為涇原四鎮

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
為神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
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
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
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傳則云晟為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
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
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

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
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
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
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
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
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
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

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
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
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
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
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為是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
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兼

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休撰

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

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

缺一字

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

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

利使吞之

缺一字

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

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額深目大頤方口長六

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

缺一字

生靈之

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

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

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惟識大義於安國

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奎法師復夢梵僧以

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缺一字

字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遶源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

缺一字

文殊於清涼衆聖皆

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

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

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

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瀕蔡蕩鄆而天

子端拱無事詔和

缺二字

縉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

秘殿為人請福親奉

缺字

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

聲蒼海無驚浪益參用真宗以毗

缺字

政用之明效也

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

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

十年講涅槃

缺一字

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

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

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

缺二字

報法

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宗飾殿宇窮極雕繪而

方丈匡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

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

缺一字

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

可殫書而和尚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

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

缺一

字輕行者惟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諡曰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其出家之雄乎不

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
等克荷先業缺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埋沒而今閣門
使劉公法行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
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益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
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
電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鉤檻莫收梏制刀斷

尚生瘡痍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啟運大雄垂教千
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
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右唐大達法師玄秘碑裴休撰柳公權正書歐陽公
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
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已嗚

呼緇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予之所錄蓋不止於一玄秘也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右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予得舊搨本於四明豐斛元坊豐得之鄉人徐蘭蘭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極蘓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畫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亦其所遭然也因識此漫及之

金瓶梅詞話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薤琳琅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十五

明都穆撰

唐天台山桐栢觀頌

守大中大夫尚書祠部郎中上柱國清河崔尚
造

缺四字書翰林院學士慶王府屬韓擇木書

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栢此兩者同體

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

字缺四

則無是是

字缺一

栢邪非桐栢邪因斯而談無非

字缺一

矣而稽古者言之

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

中有洞天

字缺三

即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

死之

字缺一

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焉耳

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

而後有道之士徃徃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

唐有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

觀益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

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嚮陽審曲面

勢東西數百

缺一字

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

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

豁開長澗南寫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

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

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

走雲嶂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

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

缺二字

境總括與祕鬱為秀絕苞

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僊得神營

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

其

缺一字

三井

缺一字

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後出者三

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紮土經

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

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此練師孰能興

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

宣帝弟太常璲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寂
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
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鐘陳
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一缺
字教戒博綜無所遺竊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
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
海缺二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缺一之工文章之美皆
忘其所能也練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

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
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
處逍遙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師之
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
以藏往允所謂名豈仙格迹在人寰粵不可測缺二字道
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
下母脩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况絕學無憂長
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

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
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
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
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
以奮至道之光其詞曰

邈彼天台峩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漫若天合呀
如地開煙雲路通真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瓊臺練師

練師道入玄微喻日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

贊道無不

缺三字

輪奐窈窕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

山是常

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毗陵道士

萬惠超等立

右唐天台山桐栢觀碑尚書祠部郎中崔尚撰翰林

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正書題額碑稱司馬鍊師

居此而曰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傳謂司

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鍊師之名碑誤書耳予昔
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子微修仙之所中有碑上
刻睿宗與子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首傳但云睿宗
嘗召子微問其術賜寶琴霞帔還之不云有書與詩
此則傳之踈脫也

唐朝議大夫行間喜縣令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
于君請移置唐興寺碑

并序

殿中侍御史判職方員外郎高陽許景先撰

觀道寺主僧師缺書

先萬物者始道德為宗窮言象者以乾坤為大豈若道
洽沙界盤古無以化其跡功包鐵圍缺一字一首不能紀其

要前後際斷衆妙入於真乘色相皆空定慧生於正覺
言之不極其波若之蘊乎聞喜唐興寺者我國家草昧
之所置也時橐弓矢締構龍宮懸缺鏡於方丈運寶圖

於羅衛將祛八難式護四禪乃於西山建斯精舍布金

幽徑樹福缺衡經始險蹊人跡罕到雖三空屢說給園

之衆不俱

缺字

一解常流方廣之途尚阻眊俗常迷於

缺

缺聚落不聞

缺四

使十地空有四生無拯爰初構趾數

十百年舊令因循不改其制長者居士既渴日於寶坊

清信比丘徒挈瓶於締議時縣令朝議大夫東海于公

名光庭即銀青光祿大夫瀛州刺史東海郡公士俊之

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東海憲

公之第五子也承五鼎之葉曹稟三辰之粹精陰德未

沫亢宗有後在躬而禮義克舉餘力而文章見稱好學

多能以為入官之具清慎寡欲彌見在公之心由也四
科參為一貫理必合於投刃事無遺於下韞故能變蟋
蟀之風展蒲廬之化始鄉退而脩里我有昌言終里退
而脩家人無遺善此其操刀有裕彈琴自閑亦既底於
王程將又崇於佛事為蒲之所不及理鄴之所未行加
以識洞真局智融覺鍵伏忍於三昧懸解於六通身若
明珠淋無瑕也心猶平地能生衆善且循調御時見宰
官精三異之妙術敷六度之津要由是歷請天府將徙

梵宮雙樹移堅固之林八座改耆闍之岫金山赫赫與
紫殿而飛來紺宇眈眈化青樓而涌出城池故絳井邑
新田士女益於康莊象馬闌於里閭一一香葢懸寶縷
之幢種種天花散金燈之地得未曾有聞所未聞方將
洗貪欲之腸腎開盲聾之耳目納湏彌於小芥詎是難
思置海水於虛空未為希有僉以法雲西蓄佛日有蔀
家之昧今智炬東推迷途昭牽復之象豈非如來滅後
將有住持時夏縣威神寺法師俗姓張法名忽缺一其
字

先衣冠出南陽精持律儀薰修戒行德超於四果理貫於三伊大道未行同孔子之歷聘衆生有病等鑒王之授手遂乘杯凍

缺一字

振錫北亭扶輦俗於愛河誘焚如

於火宅示方便品導波若流亡羊於九部之津去馬於三乘之際莫不爭持寶蓋競解

缺三字

耨池之棟宇為苦

海之舟航起予者商繫我明宰時縣丞清河張佑仁主簿弘農楊浩尉太原王臨尉太原王銑等並瑚璉名器鸞皇勁翮才無滯用政有異聲鄉三老進而言曰今敦

禮勸農嘉惠也樹法拯人深慈也我宰君善化前古罕
儔豈使浚儀豐碑空銘景行龍宮後偈獨闕徽言載勒
堅金永傳沙界銘曰

佛言能淨一刹土是謂世間良福田今我莊嚴招提宇
度脫功德海無邊猶如法雲覆羣品亦如佛日在中天
皆是宰官惠明德羣毗安樂離苦緣樹碑紀功永不朽
銖衣拂石億萬年

開元六年歲次戊午九月壬辰朔二日癸巳建

右唐唐興寺碑殿中侍御史許景先撰寺在山西聞
喜縣縣令于光庭為移置之景先之文由是而作光
庭之在聞喜不聞其有善政而乃汲汲為僧移寺非
賢令也

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碑銘
并序

昔我師因地求真衆魔紛競果到成佛龍天捧闡自作
鎮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

潛照屆夫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紜於
是釋防東逝爰稱兆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眸接
軫競扇玄風或白足相趨爭開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
軌為後進之康衢照燭重昏慈舟苦泝人能弘道斯之
謂歟法師諱懷憚俗張姓南陽人也遠祖因宦播遷京
兆廿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
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
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為其性相慈

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羶腥載
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卅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為香
或聚沙為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留步月宇香樓怡然忘
返高宗天皇帝乘乾撫運出震披圖虛已求賢明敎
待士總章元載夢觀法師條降綸言遠令虔辟於是臨
丹檻邇青蒲廣獻真誠特蒙褒讚帝乃親授朱紱令處
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願託鸛林之地奉勅於西明
剝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既挂三衣俄陪四衆翹勤遽

積思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

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森疎悲花照灼情祛

缺一漏字

漏

擁藤井於蓮臺獻化無涯駟鐵圍於寶國既聞盛烈雅

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

真乘親蒙付囑自惟薄祐師資早喪想遺烈而崩心顧

餘恩而雨面爰思宅兆式建墳塋遂於鳳城南神和原

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帝城之北里歌鐘沸

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灑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

廣構伽藍莫不堂殿崢嶸遠模忉利樓臺岌業直寫祇
園神水靈草凌歲寒而獨秀葉暗花明逾嚴霜而靡萃
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道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
真之地又於寺院造大窣堵波塔周迴二百步直上一
十三級或瞻星揆務或候日裁規得天帝之芳蹤有龍
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鷲嶺之分身種種莊嚴盡崑丘
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冥資故能遠降宸衷令賁
舍利計千餘粒加以七珍函筭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

興供養則天大聖皇后承九玄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
猶尚志想金園情欣勝躡或頻臨淨刹傾海國之名珍
或屢訪炎涼捨河宮之秘寶法師誠盈而散並入檀航
法師業行高缺一字利益繁多故得名振九重芳盈四部

奉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為寺主於是綱紀僧徒規模釋
族緇門濟濟戒德峻而彌堅紺宇說說常住豐而更實
猶是才稱物寶道為時尊知與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
與不識詢法乳於波瀾法師以慈誘內懷敷外積冀

傳聖旨因酬來望每講觀經賢護彌陀等經各數十遍
夫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
研乎事真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願力託質淨方則
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
之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願乘此勝因相生淨域又以
般若神呪能令速證菩提彌陀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
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徧遊智府嘗誦大般
若呪向盈世方又誦彌陀真偈十萬餘遍理復使精真

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子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
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為諸重擔攝爾羣生舉洪
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弊惡雖
復珍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欲逸翥遐征藉良緣而
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為九重萬
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梁架迥
丹楹施日青璫延風無春而反井舒花不暝而重簷積
霧於是神螭戾止遠鎮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桂戶雕甍

畫拱之異窮造化之規模圓璫方鏡之奇極人天之巧
妙又於堂內造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成像并
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濠演妙若照三千海
目摘華如觀百億或因繒命采有慈氏之全身或散扎
馳芳得優填之逸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之魔故
亦菩薩熙怡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勞則生
喪栖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捐軀上善以
遺形徇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忘懷形

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瘵病與時侵靈藥弗痊胚器
俄逝豈夫八林齊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吾師等
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
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北首面西奄
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色乾兮何負殲我惟良
業也何孤喪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荒涼抑
亦哀悼兩宮痛蜂臺之閒寂猶俯迴天睠載紆仙豪遠
降恩波爰加制贈奉神龍元年勅實際寺主懷惲示居

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紺
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規模躡乘栴之懿躅雖已歸寂
滅無待於哀揚然寵洽友于無忘於緡禮可贈隆闡大
法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聿修良因累著故得天降
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慎終生榮死贈足可光輝淨刹歷
塵芥而長存旌賁玄門共河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寺
主思莊等並攀號積慮哀慕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
顏而靡日猶恐居諸易遠淑善湮沉敬想清徽勒茲玄

琰詞曰

娑婆種覺賢却能人三祇殄妄五分析真即相離相非

身是身猶施慧棧廣濟迷津其一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

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既隱微言遽歎式啟先哲用資

後悟其二芳猷廣被至烈彌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遠導

芻芥遐宣墨塵玄門不絕代有其人其三猗歟令德遠嗣

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葉

落道樹滋榮其四豈圖宿殃師資遽亡乾戈何負殲我惟

良徒嗟授兒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孰答恩光

其五邈矣垆

野慈顏墻側敬發誠心爰愿淨域真容湛粹樓臺巋巋

希此善根遠酬明德

其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建

右唐實際寺主懷憚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有弟

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琰之語則碑乃憚之徒所

撰碑稱憚能誦般若神呪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

縑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贈

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金瓶梅詞話
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十六

明都穆撰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

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

公顏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况

乎文缺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
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缺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并魏吏部
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
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峻大理丞祖務本
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
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蘓頌所撰神
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

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東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十六

缺二字

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

之自奕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蘓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蘓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

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
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
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
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
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貲外郎
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
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回
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脇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

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死
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
令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
氣慷慨天后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
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勅使馳赦之公不得已而
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
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
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

奇謀及當時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缺五皇祀夏

缺二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

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

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

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

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

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

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

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
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為
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
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
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
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春宮有
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
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

山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充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
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
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
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
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
不畏彼之風俗字缺一趨苟簡茆茨竹楊比屋鱗次火災
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旒千甍齊翼萬堵
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

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缺軍貴達泣辭訴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脩國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年駕達東都至三峽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

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鴈鴒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死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

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
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為通
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
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
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
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二缺
字尚書王叡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詼諧人輒疏
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為上藥殊異不宜

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弗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闕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婉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

葬官俱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

文或哲或人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五月廿九日
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
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
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
怒讜言而不有厭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乎色齎廸
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
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
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有是乎允所謂振古

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
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
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
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
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
狀畧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
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

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
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
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鉞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
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
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豔篇美松長蘓公嗟稱才必
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扆驟列繡裳遙跡天
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
志除兇狡廷勅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
身激昂義形顏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

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
章乃侍瑣闥時維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睚眦
席寵干常憇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
刺貝丘朋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忤轉旆
于杭既還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訐謨廟堂俄兼宮
相亟綰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
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
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歛蒞南荒俚師

咸旣茅摯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
裝路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
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
東閱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允渠旣戕命公覆獄咸脫
死亡乃陟右揆右揆泱泱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
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縑緗天不慙遺萎哲壞梁
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旣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
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

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煌煌高墳崔嵬鉅鹿劇
旁森稍宰樹繚繞連岡于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
論譔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訾相

大歷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
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
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

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
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
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
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
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
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
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加嘆之前碑
闕焉故畧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為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制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為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廼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僦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為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

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刺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

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
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碑去官道二
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
得之且歎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丘塚纍然類
皆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
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為可貴也墓之東有碑

字缺二

之祖贈邢州刺史為

居民斧而剥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
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為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
日編脩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
墓在

字缺二

之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

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

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弘俊碑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啣書吐公口中而啣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

與執政通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
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
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
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
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
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
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集本云
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

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
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
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
作還集本云汧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
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瓶梅詞話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金薤琳琅卷十七

明 都穆 撰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錄甲帝命玄夷䟽眴澮而正乾綱鏹陵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貳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竒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分
空正錄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冲和
自抱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一關
字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
潜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
出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
交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

北正司地以為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
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閔宮有涵象
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颭四起然
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
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
憑焉廬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
清四時一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
危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

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底記豪翰
光昭厥美云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曹參軍薛希
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
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
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
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
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虢公

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沅水東流為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脉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人或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為我禱久之物竟不能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唐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沉幣雙舫雜物之銘

井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洸字濯纓謨

有唐六業海內晏然偃革

缺二字

崇乎祀典封茲瀆為清

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

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為廣澤王立壇附于水

之濱矣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毳

冕七旒五章劍履王珮為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

章劍履王珮為之亞獻邑丞玄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

王珮為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乎濯纓
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
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壤一
歲而費數金為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
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
稅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沉幣雙舫又
以車取池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
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為擾非潔其弊四也牀

榻乃至七著用之類門到歛索事終存亡大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為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念

茲悟茲

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壞楸槐數株因用此材而為祭器兼沉幣之舫也

為余有意

廟中無備沉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借皆遂觀者聞閭事無闕焉刺之于石以待後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右唐濟瀆北海壇器物銘濟源縣令張洸撰歐陽公

謂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官
不勝其濫又謂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
作於貞元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為開元且碑載
廟有令一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齋郎考之
唐書百官志五岳四瀆令各一人主掌祀事此外又
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官之濫又不止如
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但與碑有不
同耳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大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袋高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誼書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邠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
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
姜嫄嘗出遊見巨跡而履之載震載風時維后稷以居
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

水皆有以全度者既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
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為農師而
封諸邠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出之
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
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
命禹禹讓于稷皋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
曰朕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
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

缺字

一夏有天下載祀四

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下

載祀八百后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澆季而咎繇

缺一

字積累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乃以無疆之歷命我

聖唐盛德大業與天地準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者周

缺一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曰

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戎

狄不窋之孫曰公劉

缺二字

於豳居以平西戎以篤前烈

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劉有

德於幽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

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

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四年

缺二字

邠寧

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

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王命維公將之烈烈

缺四字成之略地千里亭障嚴於外啟行一戰弓矢橐於

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而狎野覩此二廟獨為匪安

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神喧

缺一字

甚於市廛奈何雜處

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神而不知褻狎之慢神知事

神之求祐而不知慢神之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

一缺

字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囂瀆易之俾中夫札瘥

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為

缺二字

既而卜遷粵以貞元六年

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間左水右

山有清謐之勝材則楸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

一缺

字則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禾而樹之

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蠲乎所處人於是祇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為已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潢汙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慤潔之以齋達之以和則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焉夫子曰丘禱久矣抑為尚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為忠也正色帥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

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

字缺

方繼踵勲

績為時心膂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

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

銘記尚闕將恐寢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刺辭

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殖后

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

肇宅豳土何

字缺一

豳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

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摧闌闌朝合嚙塵暮開蚩蚩羣毗
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
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
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揚神之
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替忠純勒銘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處士張瑄篆額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撰試大理評
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

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為文子昔以

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

爾雅

大野曰平俗作坪非

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為大書履迹平

三字俾州官刺寘廟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唐伯夷叔齊二公碑并序

安定梁昇卿纂文及書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自歷

載所記有國以來事之善者莫先於讓是故君老於位
命立叔齊齊固辭以請伯伯固請以不嗣遂相與義退
遜逃西周當是時也帝殷不臧用錯天紀人棄莫保以
戴于周周武王秉白髦杖黃鉞經綸所以撥亂威畧所
以缺罰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于時推忠臣之誠明
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且夫大運不以眚曠達
節不以義距黔首焉得以厭毒鬼神焉得以無主於是
討罪于商為天下王二公以立志真也檢身操也建侯

戡難不可以闕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先于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紛綸茂德載在策府則太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附義退曰能賢則宋穆之言延陵之行也道無不貴志不苟合則許由之尚伯成之高也慮必中清廢能中權則虞仲之居夷佚之放

也聲垂事載功存業廣則范蠡之去魯連之辭也此數
公者至於黜榮保讓亦為盛矣兼之固君臣之分以愛
其節則曷可以同議也所謂繼之者忠矣杖之者義矣
施之者誠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躋矣允矣上古無
以加百代為之憲越大梁歲行于是邦遇縣宰太原王
公惠工訓農勸學敬教羣業頓以繫賴四方咨於作則
邑臨末周人悅有化以為二公廟德不祀實甚懼焉復
何以圖不朽示來者而已遂因簡力考餘時經始是資

敦崇舊規厥構棘翼自公尸之然則表前載揚懿烈使
駿光熊熊彰紀事也以吾學乎舊史氏請隲其文固不
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險夷兮殷實荒德莫業于主人神疑兮帝
用克商大運期兮天下爭利而獨犇義貞名垂兮神農
虞夏氏已沒曷所惟兮斷石千秋聞風規兮黃鉞不降
志

開元十有三年惟一月既望刊立衛鶴趙禮范謙刊

金瓶梅詞話卷十七